

揭示高崗事件真相

——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——高崗在北京》

● 裴毅然



1954年的高崗事件，一眼便知舊戲新演：高層內訌。這一驚天大案的實質是：毛澤東的體制性疑心、「削藩」的必然性、高崗忠心見棄的「犧牲」、陳雲等人於此間的手筆，以及「打倒高崗原來就是打倒劉少奇的開始」！

趙家梁、張曉霽：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——高崗在北京》（香港：大風出版社，2008）。

1956年，吳冷西告知李慎之：「毛主席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。」^①為人民服務的中共，高層活動竟均為「黨的機密」，連中央委員都只能聽到一種聲音。信息具有唯一性，自然便於對信息做手腳。1954年的高崗事件，一眼便知舊戲

新演——高層內訌。但這場中共進城後的首次權爭內幕究竟如何？鐵幕太重帳帷太深，天下人明知「被蒙蔽」也只能「被蒙蔽」。

一 知情人終於說話了！

2008年7月，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——高崗在北京》（以下簡稱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》，引用只註頁碼）歷經十四年曲折，終於在香港面世（大風出版社）。第一作者乃高崗最後一任秘書趙家梁——高崗「被收」後的「管教組長」，親歷首長「從天上到地下」（周恩來語）；書稿經高崗夫人李立群與梅行、馬洪等涉案高幹反覆核實，內容可靠。儘管「黨性」使趙家梁仍在護毛，指責高崗擴散毛劉分歧的信息、說了一些不合適的言論、生活作風極度腐敗（頁IV），儘管趙家梁不忍直陳事件實質，但對國人來說，作者的政治立場並不重要，要緊的是事件真相浮出水面，坐實冤案，窺知這一驚天大案的實質：毛澤東的體制性疑心，「削藩」的必然性，高崗忠心見棄的「犧牲」，陳雲、周恩來、習仲

勛、劉亞樓等人於此間的手筆，以及最後的恍然大呼——「打倒高崗原來就是打倒劉少奇的開始！」

1953年，中央財經會議上的「批薄（一波）射劉」是在毛澤東親手策劃與指揮下進行的，而不是高崗製造的。它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建國思想上的第一次公開碰撞。難怪有人說，財經會議是毛澤東反劉的試探；文化大革命是向劉發動總攻（頁140）。

二 事件真相

一言括之，毛澤東玩了高崗。高崗雖明確反劉、擴播毛劉不和、生活腐化，但與「反黨奪權」、「陰謀野心家」……實在挨不上。

1953年高崗進京，幾乎天天與毛見面，毛向高倒私房話：少奇進城後沒做甚麼工作，對毛幫助不大；少奇只搞過白區工作，沒有建設根據地的經驗；沒有搞過軍隊，軍隊不聽他的，不能掌握全局；且架空毛，許多事不讓他知道，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講話、發文件（頁112）。毛還密令高崗查閱東北敵偽檔案，了解劉少奇1929年在瀋陽被捕的表現，毛說劉一向左右搖擺，政治立場不穩。

毛如此「動作」，高崗當然「也由此意識到，主席對少奇的革命品質已產生了懷疑」（頁44），於是忠心為主，前驅除劉。高崗出身草莽，不諳政壇秘訣——「悄悄地，打槍的不要」，過早暴露毛的「除劉」意圖，引起政壇動蕩。鄧小平向毛揭發高崗倒劉的「非組織動作」，陳雲也倒戈檢舉，毛審時度勢，覆手為雨，

從「聯高除劉」瞬轉「聯劉除高」，高崗成了「必須犧牲」的第一位諸侯。高「被收」後，對劉景範（劉志丹之弟）痛曰：「有些事，我不能說呀，說了，別人饒不了我，主席也饒不了我，對你們也不好。」（頁15）

1953年上半年，高崗認為毛密囑查劉，當然是對自己的極大信任，多次與陳雲密議如何倒劉（頁44-45）。高陳關係極密，從西北到東北，工作上一直配合甚歡。高崗說：「我把陳雲當聖人。」（頁114）陳雲攬撥高崗：

你比我行，你的本錢比我大，你有陝甘寧，毛主席信任你，給你撐腰。你在軍隊和地方都有條件活動，能得到他們的支援，你出來挑頭最好。你怕甚麼！……你先幹起來〔反劉〕，先不忙告訴毛主席，等搞確實了再說不遲。……到時候，大旗一倒，你不造反，我先造反！

那句著名的「多設幾個副主席，你一個，我一個，都可以參加」，原版出處不是高崗，而是陳雲（頁116）。

1953年夏秋中央財經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，毛以過渡時期總路線劃線，將劉少奇劃入「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思想準備」，對其「資產階級右傾思想」大加撻伐（頁IV）。6月15日，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劉「離開總路線的資產階級右傾思想觀點」（頁125），此為毛劉第一次公開交鋒。但毛遇到強大阻力，相持數月，毛不得不讓步，轉而拉出高崗為「反劉」替罪羊。這一關鍵情節，由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講話坐實（頁99-100）。

高崗出身草莽，不諳政壇秘訣，過早暴露毛的「除劉」意圖，引起政壇動蕩。毛審時度勢，覆手為雨，從「聯高除劉」瞬轉「聯劉除高」，高崗成了「必須犧牲」的第一位諸侯。

1953年原本部署借高除劉的毛澤東，見高未經授權「擅自」倒劉，不免懷疑高借「倒劉」而清君側，螳螂捕蟬先剪劉，黃雀在後再對自己下手。「聯劉倒高」既安慰劉又除掉高，可換「安定團結」。

1953年12月24日，毛在政治局會議轉身大講團結，不點名地點名，端出高崗，說他另設司令部，「東交民巷八號車水馬龍，新華門門可羅雀」（頁188），「颯陰風，燒陰火，一股地下水」^②，將高指為「反劉」源頭，定調「要造反」、「想當萬歲」（頁IV、181）。1954年2月15至25日，周恩來在西花廳連開一天座談會揭批高，四十三人發言（頁201-203）。

毛通過長年實踐，媳婦熬成婆，深諳集權體制治術，開國後借鑒「腐朽階級」削藩經驗，先調五大區書記進京（東北高崗、中南鄧子恢、西南鄧小平、華東饒漱石、西北習仲勛），再借位顯權重的高崗之頭（主管東北與八個工業部）震懾諸侯，滅其逆心。打倒高崗與後來打倒彭德懷，政治信息十分明確：我毛澤東可以扳倒任何人！毛完全明白中共政權性質，明白歷代帝王何以再三再四強調集權於身。

三 高崗敗因

高崗倒台也有主觀內因。這位米脂貧農，文化不高，情趣也不高，人稱「二桿子」（頁13），不愛閱讀愛打牌，愛跳舞、打籃球、玩女人。1934年兩次犯「作風錯誤」，戰鬥結束後強姦婦女，受害者告到紅四十二師黨委，高一度被撤師政委。但高就是喜歡「串門子」（搞女人），屢教不改^③。

1953年原本部署借高除劉的毛澤東，見高未經授權「擅自」倒劉，不免懷疑高借「倒劉」而清君側，螳螂捕蟬先剪劉，黃雀在後再對自己

下手。此時，毛不憂劉轉而憂高，與劉只是政見分歧，高一且「倒劉」有功，成尾大不掉之勢，如有覬覦神器之心，那可就不僅僅是政見不同，而是「誰上誰下」的根本問題了。趙家梁明確指出：毛開始懷疑高崗，認為高在軍隊中有號召力，與林彪、葉劍英關係密切（剛剛去過林、葉所在地杭州、廣州），在六大區中得到四大區支持（東北高自己、中南林彪、西北彭德懷、華東饒漱石），高的危險性遠遠超過劉少奇。「聯高倒劉」還不如「聯劉倒高」，既安慰劉又除掉高，可換「安定團結」。

1953年11至12月，毛對高懷疑日深，權衡利弊，下決心除高，開始頻繁找高幹談話，既打招呼，也動員他們揭發高崗。毛甚至聲稱：「我與少奇同志是一致的，反對少奇就是反對我！」毛找了朱德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鄧小平、彭德懷、賀龍、葉劍英、陳毅，令陳雲南下找林彪、陶鑄等，「打預防針」（頁180-81、186-87）。

高崗和毛澤東的私密談話，也由毛捅出去，變成「反對周總理」、「自己想當總理」。1954年2月批高座談會後，周恩來親口對趙家梁說：「這是毛主席說的，毛主席說高崗反周。」趙回來向高崗轉達，高長嘆：「天曉得！」（頁52）陳雲遠比高崗老謀深算。毛離京期間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還是副主席輪流主持，陳雲私下對高說「輪流」，正式會議卻附和「劉主持」，並向周恩來舉報高崗「搞非組織活動」。批高座談會前，陳雲上高家做思想工作，要高承認有野心並摘清自己，發生激烈爭吵，高大聲罵陳「小人」。批鬥會

上陳雲當面「反戈一擊」，高臉色鐵青，呼吸急促，憤怒至極，但末端出毛的密囑(頁183-85、203-205)。

四 自殺之因

1954年，高崗自殺亦是毛促成，或曰毛所希望。高崗兩次自殺相距半年，其間一直在等待毛的發落，久候不至，終至絕望。第二次自殺前，高情緒極度反常，管教組多次向中央當面匯報或書面緊急報告，認為情況緊急，要求中央盡快派人與高談話。「但遺憾的是，左催右催，左盼右盼，就是沒有片言隻字的答復〔覆〕，也沒有人來和他談話。」(頁36)此時，高崗「被收」半年，上呈〈我的反省〉百餘天，違心承認「極端的個人主義發展到實質上推行分裂黨的活動，企圖把少奇同志拉下來，達到自己做主席惟一助手，將來當領袖的個人野心慾望」(頁235)，做了他能夠做的一切，承認了要他承認的所有罪行，但中央既不派人來談話，也無書面答覆。難道忙到派不出人？還是靜觀其變，利用高崗性格逼他「一了百了」？「難道毛澤東真的忙得連打一個電話，或命人轉達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麼？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『文化大革命』中，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批高級幹部悲慘死去，不都是在這樣表面上不聞不問，實則胸中有數的情況下發生的麼？」(頁259)

對高崗的最後發落，非毛莫為。毛對高的檢討留中不發，誰都不敢也無權去找高談話，只能靜候聖旨。毛不伸手拉高一把，誰也救不了高。最後關頭，高崗還在指望

毛的搭救：「毛主席，毛主席！你咋不早出來說話呀！」(頁8)有人問他為甚麼不找劉少奇談談，他說怕劉少奇問消息來源，因為許多意見都來自毛(頁78)。高到死都還惦着必須維護毛的面子，不願也不敢戳破這層窗戶紙，死命遮着護着倒劉的「幕後主使」。

五 傳遞之訊

1954年2月17日中午，高崗第一次自殺未遂，習仲勛當晚上高家宣布中央決定「實施管教」④。高遭八人管教組集體「幫教」，秘書趙家梁為組長、公安部處長李樹槐(原朱德衛士長)為副組長，組員均為公安部科級以上幹部，不久吸收高妻李力群為組員。用秘書、妻子對付原先高高在上的「副主席」，不怕徇以私情，反而利用私情使其「轉彎子」，實在也是中共一景，說明當時「組織」之強大，敢於用「私」於「公」。如今對付「雙規」貪官叛官，還會列出這樣的「幫教」名單麼？

1954年8月17日，高崗第二次自殺當天，周恩來、鄧小平、陳雲、彭德懷、楊尚昆先後「報到」高宅，上樓去看遺體。毛得訊：「死了？死了拉倒，不如一條狗！」羅瑞卿剛想就「看管不嚴」檢討，毛攔住羅：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他要死，誰也擋不住。這事不關你們，你們檢討甚麼？不要檢討。」(頁242、244-45)沒有一點無產階級革命同志的戰鬥情義。

從高案可窺知毛高超的政治技巧——所有高幹都認為「毛主席最了解自己」，高亦堅信毛一定會為他說

對高崗的最後發落，非毛莫為。毛對高的檢討留中不發，誰都不敢也無權去找高談話，只能靜候聖旨。毛不伸手拉高一把，誰也救不了高。最後關頭，高崗還在指望毛的搭救。

文革政諺：「只要上了天安門，誰都想往中間靠。」高崗事件的實質還是非常老套的卸磨殺驢——削藩，疑心之源起於毛。集權體制使他必然起疑，必須時刻注意「階級鬥爭新動向」。

幾句公道話。高崗還認為周恩來對自己很了解，第一次自殺時便是向周託孤（頁53）。高認為周也會出來為他說話，可是，連一個電話都沒有（頁235）。十一天批高座談會，劉亞樓等人的揭發出手很重，且多與事實不符；周恩來的總結也很「深刻」（頁15-19）。周總結說：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認識：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，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野心。」「高崗拒絕反省，仇恨黨和同志們揭發其錯誤，最後竟以自殺行為自絕於黨和人民。雖然未遂，但已暴露其叛黨的本質。」（頁15、18）高崗深受刺激。

六 平反阻力

1954年4月24至28日，僅僅五天就完成東北局決議到政治局議決的全部程序，撤職查辦高崗東北局的「五虎上將」——張秀山、張明遠、郭峰、馬洪、趙德尊。張秀山從行政四級降至八級，發配盤錦農場副場長，且不能進黨委；其餘四虎「上將」發配基層；東北各省市主要領導幾全撤換，如鞍山市委八常委全撤，書記華明被逼自殺（未遂），其他東北高幹或降級或下放或長期不分配工作，株連甚廣^⑤。

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，受害者及同情者不斷為高饒案呼籲，「當事人」陳雲放話：「過去的事就算過去了，不要再講了，再講沒有好處。」「這個問題實質上已經解決了，不要再提了。」（頁261）鄧小平也講高饒案不能翻，「很複雜」。趙家梁說出原因：「高饒問題

實際上就是毛劉鬥爭的反映，人們至少會由此聯繫到對毛澤東的看法……由於鄧小平和陳雲這兩位當年揭發這一事件的人都不願『翻』，而他們是那麼的權威。」（頁262）

2005年，有關部門負責人代表中央看望高崗遺屬，明確表示高崗對中共有重大貢獻，但因有1955年黨代會決議，案子不能翻。雖然只是一次慰問，冤情仍懸着，但僅一聲「同志」就已使高家及其部屬激動不已——「50年啊，終於又聽到了『高崗同志』這親切的稱呼！」（〈跋〉，頁402）冤案之所以還在「冤」，當然是使之成「冤」的力量還存在。

1963年發動「四清」運動，劉少奇發現不對勁，忍不住勸毛不能再這麼搞，老百姓太困難了。毛向劉發火：「你不搞，有人搞，你不走社會主義道路，有人還要走！」^⑥僅此一語，便可剝落毛標榜的「謙虛使人進步」、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」、「心中要時刻裝着人民」。毛要立不世之功——建成共產主義天堂，明知已經失敗，明知為了他的「人民公社」折騰死四千餘萬國人，仍死不認賬。連這筆歷史巨賬，中共都還沒有公開認錯哩！相比之下，高崗案就算「小事一樁」了。

七 民主才能避血腥

毛之殘狠非一般人所能為。毛一旦決定打倒某人，放出「打倒」之話後迅即離京，以避挨打者纏訴。1953年12月24日，毛在政治局放了「燒高」之火，次日即去杭州，靜觀北京鬥高過程，遙控全局（頁189）。

此外，打了冤了人家，毛還迫使挨打受冤者承認該打不冤，逼人家自扣屎盆，以便拎着舉着受害人的檢討書「取信天下」。1954年6月，毛派楊尚昆告訴高崗：「毛主席本想找他談話，但他一自殺，毛主席就只好見他了。叫他以後別再要求見毛主席了。他就是有野心嘛，承認算了。」(頁33)

最新披露，王光美揭發：高饒事件前，毛約劉少奇談話，要劉與他聯手反周，劉不同意，認為周功績很大，國內外威望太大，絕不能反，反周對黨不利；後來高崗反周反劉，毛是默許的；有的同志以為毛支持高崗，他們才跟了高崗⑦。

毛從黨內鬥爭中總結經驗：不為刀俎，即為魚肉；不當老大，有可能連老末都當不成。政權掌握在誰的手裏，誰說了算，誰就可以決定他人的命運，而非等着別人來決定自己的命運。熟讀古書的毛還深知「誰都想說了算」，項羽都知道「彼可取而代之也」。文革政諺：「只要上了天安門，誰都想往中間靠。」高崗事件的實質還是非常老套的卸磨殺驢——削藩，疑心之源起於毛。集權體制使他必然起疑，必須時刻注意「階級鬥爭新動向」。

現代政治文明要素之一就是「是非」必須戰勝「利害」，「理」必須戰勝「力」。權力運作必須公開化，以提高政治道義，使一向血腥殘酷的政治權爭轉為程序化、規範化運作，全社會因正本而清源。黑暗退縮，光明增擴。

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》端出真相，最大的「受害者」是毛澤東（主使）、陳雲（攬掇），高崗一案在道義上、歷史上已「平反」。該書的出版，再

次說明官家無信史。高崗案政治上平反的阻力，恰恰說明中國大陸政改的急迫性、必要性。只要政壇還在暗箱運作，只要一黨專政還被論證成「社會主義特色」，國務就不可能走向公開公正，政壇就必然不斷會有「高崗案」。說到底，高崗案才真正體現「社會主義特色」。

還得感謝香港，給了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》吐說真實的可能。這樁近一個甲子的冤案終於大白天下，只是此案直接相關人都已謝世，無法親沐這遲到的洗冤。尤其冤案禍首還未被清算，還未請下牆，史債尚未結清呵！

註釋

- ① 李慎之：〈關於「大民主」和「小民主」一段公案〉，《百年潮》，1997年第5期，頁48。
- ② 毛澤東：《毛澤東選集》，第五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7），頁147。
- ③ 高浦棠、曾鹿平：《延安搶救運動始末——200個親歷者記憶》（香港：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322。
- ④ 趙家梁口述，張曉霽整理：〈對《回憶高饒事件》的質疑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2009年第12期，頁29。
- ⑤ 張秀山：《我的八十五年——從西北到東北》（北京：中共黨史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324。
- ⑥ 溫相：《高層恩怨與習仲勛——從西北到北京》（紐約：明鏡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505。
- ⑦ 郭道暉：〈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——《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（草案）》大討論記略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2010年第4期，頁5。

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》端出真相，最大的「受害者」是毛澤東（主使）、陳雲（攬掇），高崗一案在道義上、歷史上已「平反」。高崗案政治上平反的阻力，恰恰說明中國大陸政改的急迫性、必要性。

裴毅然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復旦文學博士。